

戴季陶著

青年之路

民國十七年四月廿一日
版

第一編 過去的回顧

第一章 悲痛的光陰

一刻一刻，一時一時，一日一日，積日或月，積月成年。一日不過二十四小時，一年不過三百六十五日，一世的人生，至多不過七八十年，便是一百年，也不過是三萬六千五百日。虛過了一日，至少便虛拋了一世的三萬分之一的光陰，逝水不復返，過去了的光陰，是永不再來的。

如果把一世作六十年算，從六歲至二十六歲的二十年，是學習的時間，又二十年是努力訓練努力創造的時間，又十四年是努力完成一世工作的時間。六十年以後，即使還有生命存留着，除了很特別的精力絕倫的人而外，普通就只好說是衰老餘生了。世界人類，的文化，不外是生活經驗的累積。教育是把人類在過去幾千年當中累積起來的生活經驗，一代一代傳授下去。人類在文化上的努力，不外是把過去一切歷史的生活經驗，作為

我們生活向上的踏足石，一步一步地，向上發展，向前邁進。全世界的橫的關係，種族的交通，文化的互換，都只在連續不斷的大宇宙的時間籠照中。生存在永久一切的連續當中之一點的人們，倘若只作回頭的觀想，自然是『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世若夢，爲歡幾何。』如果確信我們兩隻眼睛，永遠照住前進的光明之路，永遠不能看見背後時，則『天道行健，自強不息』正是作人的真義。求仙的秦皇，只求得一個沙中偶語，舉杯邀月的李白，只邀得一個水裏的皓魄，倒是揭竿的陳勝吳廣，可以開出四百年漢家的文化。努力才是人生，頹唐只見人死。要去得盡私心客氣，打得破儉安享樂，才造得起天下爲公的永久生命。

彷彿記得前三年時，馬君武先生在上海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全篇的意義，是說明他對於現代中國的觀察，他說現代的中國，已經走到了一個最黑暗的時期，和中國歷史上六朝五代時一樣。這一篇文章發表了之後，讚美現代文化的人，一齊地攻擊起來，說馬君武先生的意見，是反革命的。當時我也覺得馬先生拿五代比現在的中國是過了。我們

看，由黃河流域的定住而造成的中國民族，在歷史上建設了多少文化，爲全世界的人類造了多少幸福的種子。連今天歐洲的文化，在科學的方面，依然是把中國民族的發明成績，作爲踏足石，才能夠得有今天。替世界建設了不少文化基礎的中國民族，盛極而衰，敵不過跟着中國民族進取之路侵略而來的胡族，一敗再敗，敗到了長江。晉朝的東遷，就把整個的政治文明的中心，都移到建康來了。戰敗的統治階級，在覆巢之下圖享樂，憑藉着烟雨江南，造成個六朝金粉。雖然經過了幾百年的亂離，但是吸收了許多強盛民族的戰鬥精神的北方，依然造出統一全國恢復中華的唐代。後來再頹敗下來，直經過五代的昏黑，宋代的沉衰，直到南渡錢塘，又變作臣妾天下。接着蒙古南侵，朱明再復，東胡入主，民國重興，六百年間，只算是昏天黑地。現代的革命，是歷史上從來沒有向北進攻的珠江流域的中國移民，接受了歐洲造出之世界的文化，睜開沉睡了一千幾百年的夢眼，打起統一中國民族精神，恢復中國民族獨立的旗號，在四千多年的故國當中，掀起空前的大革命來。這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正是中國民族的黎明期，絕不是中國民族的黑暗時代，比起沉睡

在滿清愚民政策下面醉生夢死的時代，生存的意義，是光明得多了。那裏可以用六朝五代的亡國史，來誣蔑我們偉大的中華民國開國史呢！

然而如果不是滿足於牢獄當中的唱歌的人，總應該要檢查現代的革命成績，更應該檢查革命時代中的民衆生活，體察革命隊伍中的民衆意識。尤其要爲民族的前途，檢查最有責任的革命青年的生活情形，體察所謂革命青年的生存意義。時間一刻一時一日一年的過去了，老的死了，壯的老了，青年是接受革命遺產的繼承人，就是担负救國建國重責的當事者。如果我們不作盲目的讚美，無意識的煽動時，對於革命的前途，不能不抱很多的悲觀，很大的危懼。樂觀和安心，是我們自處的哲學，不是論人衡事的尺度。世界一切的進步，是由不滿來的。我們要認得清現在的黑暗，才造得出前途的光明，要有承認過去和現在一切缺點的精神，才鼓得起腳踏實地努力修爲的勇氣。馬先生的批評適當不適當，確實的判斷，至少還得今天的中國青年痛切悔悟，努力修爲，從今天起，一步一步，奮勇前進；至少要在逼着我們來了的世界大戰當中，顯得出和土耳其民族一樣的獨立精神，建

設能力，然後才可以定論。如果只是反抗憂世者的批評，拒絕悲觀者的論斷，而一切實際言行，却專替批評者造證明的資料，那就可痛極了。

自從近代歐洲的文化，隨着歐洲列強的國力，東侵中國以來，老大的中國，一敗再敗，至於不可復振。然後中國國民當中有識的人，方才覺悟起來，曉得墨守舊法，坐井觀天，夜郎自大，都是召亡之道，於是漸漸曉得非學西洋不可。近一百年當中，政治，宗教，工藝，學術，乃至哲學思想，無處不與歐洲接觸，每經一次的敗北，歐洲文化輸入中國便愈加深廣。一個用機器的國民和一個用器具的國民同存在於一個文化競爭的世界裏，用器具的國民，保持文化和創造文化的力量，兩種都很薄弱，這是不用說了。能創造機器文化的能侵略世界的智勇兼優的歐洲諸民族，離開了所創造的物質文明，單以人力和智勇俱乏的中國民族比較，中國人也不能不輸多少步。這幾十年當中，我們中國人普通一般，學西洋是怎樣的學法，試把他就時代來作縱的區分，很可以看得出許多重要意義來。

第一個時期，認為西洋的文化，只是武器製造和軍隊訓練強過中國。只要我們能夠學

得西洋的武器製造和軍隊訓練，便能夠強過西洋。然而這一個方法，完全失敗了。尤其是預備許多年的陸海軍，勝不過一個小小的日本，然後中國人才曉得求日本所以致強之道。

第二個時期，認定日本所以能學西洋而致富強，是因為日本能夠改造他的政治組織，法律制度，教育設備。一句話說，就是日本能夠變法維新。於是全國的有識者，趨於主張變法維新之一途，雖然這時代有了很多思想派別的不同，手段強弱的相異，但是注意在政治組織的改造，這一個基本觀念，大體是差不多的。

第三個時期，經過了二十多年維新變法，革命排滿，民主立憲，許多重大的改革，然而中國的政治，依然不能清明，制度依然不能改善，國家依然不能統一，社會生活依然不能良好，文化依然不能普及，而四圍的壓迫，却一天強似一天，就國內看則有土崩瓦解之憂，就國際上看，則有亡國滅種之禍，當着這一種束手無策的時候，更也想不出一些努力的道路來。於是青年的思想界，自自然然地，便趨向於唾棄政治，鄙視法律，痛恨軍隊

的心理。從民國三年以後至民國六七年間，那一種無政府的思想傾向正，是說明中國人走頭無路的狀態。

第四個時期，就是在歐戰之後，俄國革命起了。俄國在歐戰當中，一敗再敗，敗到幾乎無以爲國。而革命軍一起之後，在國內推翻了幾百年的皇權教權財權，創立起社會主義的聯邦。在國際上一面抵抗着全世界帝國主義的聯軍，一面高呼着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的聯合。居然他的基礎，一天鞏固一天，第三國際的宣傳，挾着紅軍的威力，震動了全世界。沉寂了幾年認爲政治、軍事、法律，都無可望，而中國前途，也絕對無路可走的青年，忽然看見了這一條頂新的道路，於是認爲只有世界主義的社會革命，才是前途的光明，而無政府主義的思想，一變而爲唯物教的社會革命思想。

從第一個時期到第四個時期，前後三四十年的當中，我們細細審查中國的國民，尤其是有改革中國志趣的青年，他們的思想，上有兩個最彰著的特點。第一，對於指導中國革命救國的孫中山先生的思想主張，只是在向歐洲文化前進的一點，盲目地追隨着。由第一時

期到第三時期，雖然是追隨的人漸漸加多，而一般是不求甚解。由第三時期到第四時期，追隨的人是很普遍了，而一般是口是心非。直到今天，中國的國民革命，中國民族爭獨立，爭平等，爭自由之運動，被不求甚解和口是心非兩種對中山先生主義的誤解和輕視，打得粉碎。已入黎明期的中國，又重複回到漫漫長夜裏去了。第二，我們看這幾個時期當中，中國人對於歐洲文化的認識，對於救國方法的認識，除了孫先生一貫的三民主義而外，一般都是忘却了人的意義，忘却了做人的根本。第一個時期只看見槍砲兵艦，不會看見『人』。第二個時期只看見政治法律制度，不會看見『人』。第三個時期把一切唾棄乾淨，連作人的必要，也一氣拋却。第四個時期，幾乎要看見人了，又被一個社會的假面遮住，於是只看見了社會的幻影。中山先生說：『國者人之積也，而人者心之器也。』既不曾看見人，自然失了心，連人心尚且失却，還從何處建國，何處救國。

我們要曉得一個民族的強盛，自有他強盛的原因。他的強盛的原因，絕不只在於一切人身以外之物質的條件。鎗砲兵艦的製造，是由於人的發明。軍隊是由人組織，靠人

訓練。農工生產，是由人來工作，生產工具，是由人來製造推使。一切科學技能，是生活經驗的結晶，文學美術是文化組織和遺傳的果實，政治法律社會組織，是人類集團生活的條理。離却了人的努力活動，絕不會產生文明，沒有能努力活動的人，更何從造成世界。我們不要只看見歐洲民族所造成的文明，我們還要切實認清楚造成文明的歐洲民族。回過來說，我們不要只想模倣歐洲的文明，我們須得要造成能支配文明的力量。中山先生說：『民族主義，就是要中國先恢復中國民族的「能力」，要恢復中國民族的能力，先要恢復中國民族的自信心。』甚麼是信，信就是知的極致，知才是信的起點，而人生是信與知的主體。如果中國人竟不能自知，甚至不願自知，何從說到自信，自信尙且沒有，更何從發生能力。孫先生又說：『我們要學歐洲的科學，我們要迎頭趕上去，不好在後面跟着他，』倘若學都不能切實去學，還說甚麼迎頭趕上。中國和歐洲文化的接觸，前後有幾百年了，便從中國模倣歐洲的教育說起，也有幾十年，而幾十年的教育，終不能造成一個民族的覺悟。何謂世界，何謂民族，何謂國家，何謂社會，何謂民族的生存，何謂國家的建設，如何才能

夠成爲一個健全的國民，如何才能造成健全的社會，這些最普通而最基本的問題，終沒有確立起共同的觀察，共同的信念。這幾年來，中國的思想界知識界，好像是進步了，革命運動，好像是普遍而澈底了。但是我們要細細地把一切實際狀況考察起來，便看見最近幾年當中，所有表現出來的成績，只是不明確的精神物質之爭，無氣力的東西洋哲學之辯，盲目的守舊，失心的趨新。而革命救國的進程中，時時增添了許多無代價的犧牲者。

我何嘗不曉得，一個民族文化的發展，民族鬥爭的勝利，不是容易得來的。『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葡萄入漢家。』幾百年的奮鬥犧牲，換來的不過是葡萄苜蓿，胡琴羌笛。

而一旦戰敗，更只有西湖烟月，南朝金粉。我們希望在很短的期間，變化國民的氣質，改革思想的途徑，造成簇新的國家組織和民衆生活，或者是過於奢望。便是就前面所講現代歷史的四個時期看來，一期比一期進步，一期比一期發展，有智識的青年和一般的民衆，對於世界的認識，和自己的覺悟，都有不少的良好成績。更何必作過度的要求，求全的責備。然而我們今天所處的境遇，絕不能使我們如此寬心。東方覺醒了的民族，許多烈烈轟轟

的成績，更足令我們自容無地。再想起過去一百年中爲民族爭生存爲民衆爭幸福的國殤，那一種精誠無間的悲壯歷史時，我們這能熱的血能動的心，那得不沸騰震盪。光陰一刻一刻的過去了，過去的光陰，罩着宇宙的歷史。十年興敗多少人，百年興滅多少國，我們要救起衰敗了的民族，更應該努力爲最近過去的歷史，作勇猛精進的補過。個人的成敗是不足數的，然而累積起主義上失敗的個人，便足以形成悲哀的歷史，足以造成頹敗的民族，腐朽的社會。唯一可望的中國青年，不可再誤了。

我們再就最近的歷史看，過去半年的光陰，是最值得我們紀念，值得我們追憶，值得我們討論研究的。並且在近百年來中國歷史當中，是一個最重大的轉換。如果說中國的歷史，現在新陳代謝的過渡期中，那麼這一年的時間，便是過渡期中的過渡。如果說中國的歷史，現在是要走進黎明期的時代，那麼這一年便是東方未明之前極短時間的昏黑。總而言之，中國國家能否獨立，民族能否生存？中國的革命，是否可以比較和平順適地成功，數萬萬的同胞，是否不致變作今後國際戰場上無代價的犧牲，世界文化工場裏無所得

的奴隸？中國民族的文化，是否可以從新創造起來？這許多疑問，都在過去一年的經過當中，明明白白地，一一提將出來，要中國的國民，尤其是中國的青年，一件一件來答覆。現在的中國青年，都負擔着這種種重大的責任，決不容有絲毫假借的。李淵對李世民說：『化家爲國亦由汝，敗國亡家亦由汝。』現在中國的境遇，建國興國在我國民的方寸中，亡國敗國，也在我國民的方寸中。同學同志們呵！今天的中國民衆，大半是盲目的，他們不曉得真正的道路何在，他們不曉得正當的主義何在，但是曾受現代教育的人們，和現在受現代教育的人們，不應該不明白，倘若真不明白，和衆人一樣的盲目，後代的歷史家，一定不能夠因此便恕過我們的。同學同志們！我們的責任，何等重大。我們的境遇，何等艱難。我們應如何反省，如何警覺，如何努力，如何刻苦，才可以不負國負民負己呵！諸位同學同志，我確實希望諸位要把中國興亡的大責任負起來，但是我相信如果要像過去那樣盲目的前進，只可以說是『暴虎憑河』，越是滿口說救國而國愈不可救，越是滿口嚷革命而革命愈不能成，要曉得過去一切錯誤，是大家都該負責，便曉得今後的工作，大家都應該自己

改造。我們每週全體一致對着 總理的遺像和黨國的旗徽，行三鞠躬禮，嚴正地靜默着。我在這誠敬嚴肅的氣象當中，很深刻地感覺着上面所說的意思，十分真實。現在想對諸位同學同志，把這一年當中，自己耳所聞目所見心所感的重要事件，向各位仔細講講。我的話或者是零亂而無順序，不是一篇有組織有系統的言論，然而對於一切實際問題，自信是很忠實很公道的判斷，決不作偏頗不平的宣傳。

這半年來一切黨國的重要問題，凡是我所親歷的，你們各位也都是同樣經歷的過來人。我所見所聞，你們也一定見聞過，只這感覺或許就很有程度和性質的不同；我們要曉得，這一個不同，意義是很重大的。同在一國，同在一黨，同處一個學校，同在一個時期，何以會不同呢？這不是明明說出大家的根本思想不同，知識的程度經驗的多寡不同，歷史和環境不同，個人的性情不同的緣故嗎？我們要想達到救國建國的目的，第一就先要把這一個不同，造成相同，即使不能夠完全相同，也要大體相同，倘若這一點做不到，那麼以後一切黨國的希望，都是絕了，何況是學校。我對我這一個見地，信為是絕對不錯的。大家想

想，單就中山大學來說，過去這三年當中，經過了多少風潮，發生了多少困難，從外面發生的障礙，和從裏面發生的障礙，不知是多少。這許多阻礙着學校順當的進步的原因，就完全是在同志的觀念不一樣，智識主張不一樣，於是感情也就不一樣，種種衝突，種種糾紛，都隨之而起。而且不僅是說不同而已，無論在那一方面，我們都要承認我們自己學問不足，經驗不足，修養不足，是分崩離析的總因。假若從前對於大學教育的主義政策，自中央以至於本校的當局教職員學生，三年以來，都是一個樣子，具備了正確的觀念和詳實的規畫，那麼過去種種錯誤失敗從何而生呢？所以我今天很鄭正確實的，對各位同學同志，發一個很懇切沉痛的要求，就是希望今後的大家思想主張要一致。一致則學校的前途有很大的光明，不一致則前途盡是無限的黑暗。更進一步，就是希望大家再不好把學問看輕，把努力於學問的事看輕，拋棄了貴重的光陰，反造成了重大的過失。黨國的前途，也是一樣的。同學同志們，俗話說：『記苦成人』，古人說：『痛定思痛，過勿憚改』，我們大家在過去幾年當中，經過黨國和學校工作上的憂患，是很不少的。這些憂患，都是歷史給我們的恩惠。

我們要不辜負了這些憂患——歷史給我們的恩惠——我們就要『痛定思痛，過勿憚改，』我們就要記苦改過，才能夠成人。我們要自己成人，才能夠救國保種。古人還有兩句話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說：『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我們如果相信革命事業，決不能學變戲法一樣，可以造假，也決不學投機營業一樣，可以僥倖成功，我們就要仔細把過去的事情想一想，過去三年當中的經驗，最少我們要認識件件都是給我們以最好的教訓。我們讀外國的革命史，有許多不明白的事情，由過去三年經驗給我們許多說明，許多引證。我們讀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的時候，有許多不了解的道理，過去三年經驗，給我們許多解釋，許多判斷。現在大家至少總可以確信求學和革命，是一件不是兩件事。去年我說兩句話，叫作『我們講大學的革命化，是要做到革命的科學化，科學的革命化。』當時我心裏很苦心很着急，希望大家在求學的時代，要把全力用在求學上面，造成確實健全的學術，將來才可以把來做實際工作的基礎。中國的革命事業，一定要建設在很好的人才，很確實健全的學術上面，才會有確實的成功。但是在那熱

狂的時代，各位同學同志，被失却理性的革命羣衆心理的狂潮，簸弄到完全失了自主。人都只顧得幾句簡單的口號，那裏還肯去學，那裏還肯去思！今天總應該明白過去的種種，沒有一樣不是失敗，沒有一樣不是錯誤。到得今天，如果肯承認昨天的失敗和錯誤，那麼失敗便是成功的起點，錯誤便是正確的原因。倘若依舊和昨天一樣，既不肯學，又不肯思，只是盲從一時的羣衆感情，並且盲從了還不知是盲從，還以爲是自己很有意識的行動，這樣迷惑下去，不單各人自己差遲，大學失了一個好學生，中國民族，便失了一個救星，中國的文化上面，並損失了一個重要的工人，豈不可惜可痛嗎？諸君呵，青年期不再來，須得要及時猛省呵！

第二章 國民革命軍北伐的原因

諸位同學同志！我們每在一個大事件之後，必須要把過去種種事實經過，深刻地追憶，仔細地檢查，他是指導我們的路碑，無論成功失敗，我們前進的生命，總是建築在過去的